王文肅奏草 九

9
B627.61
W15

十二合三十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六

請傳煖耳疏

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謹

題臣伏見連日雪後風寒異常百官尚未蒙

恩傳戴煖耳在

聖主或深居煖閣不知外寒在微臣則歷事

先朝頗諳舊典盖

祖宗二百年來歲傳煖耳示體悉於等威之外

乃故事中之特恩所以百官傳衣不謝而
傳煖耳獨謝此燔肉醴酒之類物微禮重
古人以此窺君心之取舍驗政事之勤替
不可忽也大抵人臣有不公不法之罪寧
峻其譴訶之法不可無故而厭賤若無故
而厭賤則重道義識廉耻之人日遠而讒
諂面諛厮輿牧養之人日近臣竊惧焉爲
此不憚瑣屑具揭
上請伏望
皇上少思足寒之傷心毋愛餼羊而廢禮臣等
幸甚四方聞之亦幸甚

催
請辨論原奏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昨於本月初十日具疏爲攄愚忠以
裨
宸斷等事連日拱聽
聖裁未見
發下臣不勝驚悚不勝疑訝竊伏思之得非

皇上以臣爲憂讒畏譏而爲此遷就之策以調
衆口乎抑或以臣爲與
上異心而開此僥倖之塗以長澆風乎乃臣之
主意與此正相反臣疏中明言爲
主任怨分謗其首舉
皇上所問皆正理所處皆公怒蓋專欲破小臣
訕上訛傳之言動引前代焚詔補牘之事
而使過專在
上善專在下乃議論之絕不平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苟調衆口爲榆揚
主德計也繼而勸
皇上妙用不測之恩威分別建言之品格蓋又
欲破近時合從連衡之黨市恩賣直之風
使怨專歸
上德專歸下乃政體之絕倒特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濫長澆風爲收攬
主權計也
皇上試將臣疏再三披覽足知臣心之朴忠惟

恐其
發行之不速矣至於本內所稱部院推舉人數
原無取必
皇上可則點不可則否用之多該部院不敢以
爲恩用之少該部院不敢以爲怨此又在
皇上臨時一舉筆之間而何至先塞其門默無
可否哉臣一念赤忠既引其端不得不竟
其說爲此再
題請
旨伏望
皇上併批發擬
奉
旨依前朕原無拒言云云
竊來弭盜先勦後撫此皆者必然之畫
也大疏錄斬級之勞開受降之路可謂
擒縱在我矣

自永田議興羣隊紛如至于今弥甚矣
乃來教對以六黃不足妨大策

請處織造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工部題覆浙江巡按御史彭應

參

請罷減織造疏此事先經撫臣王汝訓題

請臣等擬票輙准每年一運以蘇民困未蒙

批發今按臣再有此疏其情愈懇其詞愈哀臣

等竊謂
國家之計當權緩急輕重而行今東南民力
已竭而內有連年水旱之灾外有沿海盜
賊之備此百分困急之日亦係根本重大
之憂雖
上供錢粮正額方且議蠲議減而織造一節乃
獨未蒙些須之惠此地方官所以疾首祈
哀而該部亦爲之連章請
命者也臣等職忝弼丞情均休戚謹再爲之擬
票仰丐
寬恩然不敢盡從部臣之請惟幸
皇上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耳臣等不勝懇
切仰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將官爲一切目前之計以媚魁僕久閱之
蓋武人不曉長筭亦由一向網疎漸靡使
然今借此懲一警百且令部中因以激揚
僕謹叩教矣

請
寬降罰部臣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近見言官部官言語無次奏讞失詳
以致屢觸
天怒致有處分不惟諸臣屏息伏罪之不暇而
臣等亦不能逃調燮無狀之責不敢更爲
之伸解惟刑部司官奉

旨點用一節則有當擬議者昨日侍郎孫鑛見
臣於朝房歷引先年之事凡係
奉
旨該司降罰者止坐本內有名掌印官或問官
今馮海之事承行審問俱河南司郎中張
廷相一人兩次
奏請所列該司官亦止惟廷相有名而不及
員外郎楊現主事梁廷卿則今奉
旨調用據例亦止該廷相一人當之但
天威之下不嫌過於小心又不敢徑自題
請謀之臣等臣等亦不敢專決既而思之此原
有坐罪主名非一槩盡爲之開釋也且所
據有歷年故事與發科題本見證又非朦
朧爲之乞
恩也而部臣不敢造次援例以
請已見其震怖
天威戰兢待罪之誠而
皇上宜有以憐之矣況近者諸臣紛紛止以抗

違救擾而得重處則今日自當以該部之
小心待
命而從輕宥此正見
聖人之恩威不測而賞罰有章也臣等因見理
有可言情有當辨故敢冒昧及此伏望
皇上取回該部原疏查果列名司官的係張廷
相一人合無將楊現等免其調處惟復別
有定奪恭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次日
奉
諭吏部昨者有旨調用刑部納賄司官今日輔
臣具揭伸辨且言該部不敢瀆奏激擾甚見
敬畏前旨所調用的是本內有名的張廷相
其餘姑免究今後各衙門奉旨不明的不妨
具題請旨吏部知道

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
本年十二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今日檢得閣中舊藉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
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
日則冠禮例該於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
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
辦不前合行
題
請臣等謹擬
傳帖上進伏乞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景星慶雲一出為世道生色今臺下之謂
矣然亦賴天扶正氣使公奔命萬里而神色
愈壯若不肯饘粥餅喘雖猥綴彈冠之列苦
于謬悠未出捄過猶記往年京口邂逅時玉
石相攻舟航共濟大臣之注意遠矣幸終
教之

答
欽定皇長子常服出講疏
本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臣等奉到
手扎
諭內閣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
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
明春正月中旬詢於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

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
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
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
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愚昧之見無
所知識止據舊案謂典禮之當次第行者不
敢不
請而
諭旨之當自
上傳者不敢不重蓋尊
皇長子即所以尊
皇上也茲蒙
皇上俯賜嘉納因而
裁示欲且暫着常服出講
聖慮精詳
聖見高遠非臣等之所及謹即遵
旨另擬
傳帖下部以便奉行但思
冊立既尚有待

冠禮又未即行則
出閣禮儀甚簡一切費用之類俱宜從省乃
昨日太監孫順開買珠玉等項物件傳之
外廷使人有禮不及物用浮於制之疑恐
又未免有所煩聒而不見此舉之穩稱臣
等因奉
聖諭輙敢私效愚忠如此伏乞
聖明俯鑒而更裁之除原奉
御札尊藏閣中外謹具
題以
聞
諭司賀官賀壽賀滿賀恩迎奉明旨
已一切禁絕而不佞尤以此為入朝第一義
方命之罪請自隗始

催請出閣

傳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

題今日又蒙

賜手札荅諭臣等

諭內閣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

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

約在內各衙門造其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

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
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
諭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
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盖自古
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
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
亦進言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
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
乃一力護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盖臣等昨
於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
德完等一齊見臣等於
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
並不見有
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
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
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購書藉而先購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
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費與外家寒乞不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
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於空虛之極民生至於困窮之極邊
費至於浩繁之極人情至於思亂之極其
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
國皆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閣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

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血噴於口
髮衝於冠以爲人臣疑謗
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
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筭破此臣等之所
以爲
皇上不耳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臣等不勝赤
心爲
主之切謹具
題以
聞
奉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憂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年十難充一且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宮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

請
覽出閣買辦疏
本月初十日
大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復蒙
皇上手札答臣等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憂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用十難充一且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宮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莊誦之餘不
勝惶恐自愧其闇淺知識不見
天地之高寒酸伎倆止惜錙銖之費今即已傳
諭該部該科令其勉爲將順助成
大典蓋先是臣等初奉
諭後已經苦按諸臣使之靜聽
皇上從容裁減以爲子孝而後可以望慈於父
臣恭而後可以責難於君今諸臣幸皆與
臣等同心不敢造次有言矣惟是屈指
出閣之期距今止一個半月而所用珎寶之
類約該費銀三十餘萬兩恐必不能飛空
縮地而至也今且責部臣一面召買而
皇上一面少寬其期或少減其數則臣等之願
望足矣至於
冊立之費既不勾用臣等不敢强
皇上以曲從姑俟將來再處又臣等連奉
皇上手札真草無不精妙今日偶閱翰林官所

撰年節賞人對聯忽起貪心意欲求
皇上萬幾之暇手書五字或七字一聯訓勉臣
等令得奉爲傳家世世之寶亦不枉臣等
一生之遭遇也除
御札尊藏恭答外輙敢冒昧私
請及此不勝企仰慙懼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請添閣臣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等惟
國朝設立內閣之臣以掌司
密命贊襄化理其責至重其務至繁責重則必
待衆力並舉而後負荷爲克堪務繁則必
待羣策兼資而後票擬爲無失盖先是萬
曆二十年中

皇上勅下部臣有
祖宗朝內閣多至五六員之語固已知此官之
不易稱而思博訪耆碩以充之矣旋而部
推報格臣等莫測
聖意不敢遽
請乃兩年以來天災時變之頻仍外患內憂之
交亟士風吏治之日靡臣等非不罄竭心
力勉任勞怨以期消埃萬一之補而年皆
向衰聰明有所不逮時方多事料理有所
不周即如本月初一等日三臣同時患痢
臣錫爵因恐躭誤公事只得攙扶進閣十
分難支又如前月內每奉
諭札皆關係
國家大計而臣位偶以在告獨不與聞可見
臣等二三左右之臣不惟材器不能兼人
抑恐緩急難於相及非多添員數則不免
曠職廢事之憂非廣闢賢門則不免偏聽
獨任之蔽此臣等之所以常懷內歉而汲

汲於以人事
君者也伏望
皇上俯從所請或勅吏部遵照
近旨會推五六員以備擇用或仍斷自
聖心欽定一員兩員
特旨下部奉行政本幸甚臣等亦幸甚謹具
題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
請
處承天內臣事情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先該承天守備太監孫政所奏刁豪侵邳
業錢糧蒙
特旨行撫按官嚴提人犯解彼追究今日戶部
以職掌執
奏有揭到閣臣等再三詳看此事委當斟酌

戶部之言原不曾以孫政所
奏爲非欲免欠糧人戶之罪但據孫政本內
原止要發所司治罪若自叅
奏自問擬則從來無此事體其在孫政既不
可冒昧而遽承且撫按官爲一省紀法之
司今使爲守備衙門提人不容其問理此
乃胥吏承行之事其在所司亦豈容覥愧
而遂服該部此之廠衛拿人必送法司隔
別問理此確論也守備之權不尊於廠衛

撫按在外亦猶在京之法司今只如部議
仍
下所司令其從公照依孫政
奏內應追究者追究應查改者查改
朝廷之法未嘗不行且使孫政心安不敢再有
爭執實爲停妥臣等因恐明日戶部本下
有如
御筆仍照前旨批定難再轉移輙敢預陳愚悃
如此伏乞

聖明俯納施行謹具題以
聞

因言乞罷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聞言自審必難報
國乞
亟賜罷以全臣節事該臣昨日出閣之後據
得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一
疏揭各一紙其中大約祖高攀龍之說以
爲

皇上近日處分諸臣皆出臣等之意又以攀龍
及吳弘濟之重處皆臣等之擬
旨此等疑謗皆
聖心所自明謂臣尚足與辯乎然不辯可矣而
臣竟付之不聞偃然居位謂臣尚有耻乎
蓋先是臣等累揭伸救趙用賢李世達等
擬處楊應宿鄭材等其疏原未
批發外廷容有不知至於高攀龍之擬票輕處
而
皇上一筆塗盡吳弘濟之徑不發票而臣等見
有救揭在
御前臣之疏與
皇上之旨人人見且聞矣使二臣爲不知而妄
言乎則臣當玩而笑之使二臣爲已知而
故言乎則臣當怒而責之顧世道人心至
此臣愈玩則
朝廷愈輕愈怒則羣少愈侮惟有閉目掩口
而謹避之耳夫大臣避讒非

國家之利乃臣有不得不避之勢有必然當
避之理請一一爲
皇上陳之大抵謗至於不必辯則言之者無味
矣而咀嚼之者顧愈醲疑至於絶相反則
蒙之者不怍矣而傳會之者顧愈力事至
於
御前親質證親發憤則爭之者宜愧且懼矣而
羨慕其抵觸之利者顧愈衆此其勢不可
以口舌勝也蓋臣嘗私持鎮俗之論以爲
彼躁而我靜彼醲而我淡久之人當自服
而今身處劇場官居寵地非所謂靜與淡
也欲以責人之反唇難矣此之謂不得不
避之勢方今海内亦多故矣而閣臣提衡
調燮其間其艱危萬倍又臣等猥承張居
正擅權之後侍
皇上久御練事至聖至神之主其兢惕又萬倍
當此之時縱有膽智包身奸雄蓋世安能
順指

皇上之手尸借以處人旣處之矣則又安能頊
刻翻悔佯爲救解而不防
皇上之詰問敗露者臣蒙此大疑最爲無謂最
在理外而猶尚未能自明則理內之事如
臧否人物甄別吏治主張議論弼賛政機
臣等無日不票擬則無日不可爲讒端一
舟數柁十步九掣將不惟身之危而
國家之敗隨之矣此之謂必然當避之理救
荒禦倭豈非今日治安急務顧臣等譬之
當家之人量入量出筭輕筭重即如戶部
錢糧困詘之時臣等一面議賑卹又一面
內顧根本以防他變又一面揭陳民窮財
盡之狀於
上前蒿目苦心亦已至極石星宋應昌臣亦豈
敢謂其今材但以星之淸忠爲
國應昌之辛苦籌邊功未列而言者先求其
短局未終而觀者急議其代臣恐忠臣勞
吏從茲解體又恐懸軍異域不可先自惶

擾易將故稍爲調停之說解之此臣自保
老成長慮未必會差而二臣怒中尋端盡
搆以爲罪此亦當待臣去而
皇上自決之臣無策矣臣聞大臣受謗而不辯
謂之大度有怨而不報謂之至公臣今黽
勉從事於此既彌年矣本之爲忘身報
國計而今國事至於必不可爲猶然不自引
決以仰累
皇上則非大度非至公而直謂之無耻耳伏望
皇上先放臣歸以全晚節仍將二臣本平平發
下與天下共其是非如臣在
皇上左右果無妬害一人專擅一事則不妨明
白以告二臣使之自反如二臣果有禦倭
救荒奇策則亦使明白告臣爲臣益友臣
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得
旨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邇來朝臣每每妬害

朕欲從重究處卿反爲救解因此小臣益無
忌憚將朕親批旨意誣爲卿擬妄肆詆誹好
生無狀已有旨處了國家多事卿當以社稷
爲重竭忠佐理整飭朝綱以副朕心膂之託
豈可因此求去反墮奸計宜即出入閣辦事
吏部知道又

諭札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
知斉葷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容雅
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籌
畫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
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